

目屎拭拭咧頭瞻起來

張翠苓 2004/夏末
(桃紅字：表聲音內容)

—溪頭未歸村犬吠，家中早已到催科— 清·洪繻

作家楊青矗先生仔報紙寫著即暫仔台灣水災的代誌，文章內底提起一首清朝末年鹿港寫實詩人洪繻寫的「溪邊田」，詩句內底有一句「溪頭未歸村犬吠，家中早已到催科」，是塊描寫做穡人猶閣佇溪邊的田裡，未經轉夠厝，聽著庄內的狗仔大聲細聲吠，就知影厝裡有人卜來祛稅金矣！

看著即段文，震動著自我細漢著刻佇心肝底，迄逝深深的傷痕，閣略略仔塊痛疼，唉！做穡人的甘苦，三暝三日講袂完啦！

三、四十年前躡佇庄跤的序大，撞著天災地變來相揣，總是一句話「天做代！」目屎拭拭咧頭瞻起來重頭來，風雨損失的農作物，卜望政府補助是眠夢！毋旦損失無補助，政府繳稅金期限若到莫延遷，若無……封條搭甲鷄仔鴨仔覘無路！

冬尾時陣，鄉公所會指定一工庄內同齊大摒掃，若掃無清氣的門戶，一張紅單搭佇壁頂，另工就來收罰金。有一年，阮兜摒掃檢查無通過，壁頂去拿搭一張罰單。

過無幾工一个欲暗仔，阿爸唯田裡轉來，肩胛頭一擔空的水肥擔都猶未囷落地；入來夠柵門口，一个警察提一張罰單，叫阮阿爸愛繳十箍銀的罰金，迄工警察參阿爸纏誠久，阿爸講：「我拄唯田轉來，身軀那有錢通予汝！」尾矣，警察綴阿爸行入來門口埕，等阿爸將水肥擔囷佇豬欄跤，等阿爸行入去房間內底，唯櫃屨提一張十箍的銀票予警察……。阮知影，阮兜的三頓，「蕃薯簽飯配薤菜湯」愛閣食足久囉！迄種蕃薯簽飯是揣無幾粒白米的。

即馬，凡勢有誠濟人毋知影迄時陣十箍銀有外大圓，我知影迄當陣一角銀就會使買兩粒大大粒的「金含（kâm）仔糖」。

每一年二九暝，漢藥店的人攏會來阮厝討數，我捌問過阿爸：「無甲我的跤醫好，是安怎閣敢逐年來討數？」阿爸講：「醫生無咧甲人「包醫的」！人肯予咱限（ān），一年還一寡仔，就真有量啊！」我總是感覺未輸逐年咧提醒我：「為著我的跤，厝裡就愛加食真久的蕃薯簽飯！」是講奚是我家己想的啦，阮厝對我袂行雙跤，干礁有毋甘，毋捌有過怨嘆！

蕃薯簽飯配薤菜湯的日子，經過幾落年，阿爸教我學拐仔學行路，逐个囷仔仔細漢的時，嘛則教一擺行路爾爾，阿爸笑講我卡稀罕，予伊教兩擺。會曉行路了後，我則去讀冊！

有一工欲暗仔時放學了後，一群囡仔佇粟埕塊耍，般塊耍跳草索仔、跳格仔、拍球、走相迤.....，因為袂曉行，我干礁會當坐佇邊啊看人耍、用柴仔枝佇塗跤耍畫厝仔，阿爸看我咧塗跤耍，行倚踞落來，嘛拈一支柴仔枝，唯我佇畫迄咧厝仔的喙，甲畫予翹起哩，阿爸講：「汝看！喙甲畫翹起來，伊就咧笑。」伊閣畫一咧喙垂（suī）落來的厝仔講：「汝看！喙型垂落來，伊就像咧哭.....。」阿爸講煞，行入去厝裡予我家己佇遐畫，我試幾落擺，甲厝仔的喙翹起哩、垂落來，有影都著，笑佻哭的厝仔頭，原來是即呢簡單的差別。塗跤厝仔頭的笑抑哭，是會當由在我手指頭仔來決定；毋過人生的悲喜，就無赫呢簡單囉！

阿爸教我畫厝仔了無幾工，就去台北矣，伊卜離開厝進前，攏無甲阮囡仔講，阮會知影阿爸去台北，是有人塊問阮阿母，阮阿母甲人講：般老爸去台北矣，看趁有食否，若無，幾分仔田地是做無食啦！

人應阮阿母講：般阿爸若踏著機會，恁母仔囡就好命矣！

啥乜叫「機會」？迄時陣我毋捌，想講遐一定是一个真寶貝的物件，親佇城市佻一角位仔的塗跤兜，若去予阿爸踏著，阮日子就好過矣。我佇心肝底躉躉仔想，想講阿爸目睷一定愛拚（peh）卡金咧，若看著「機會」，就緊甲伊踏咧，毋通去予走去！即馬想起來迄種幼稚閣單純的想法，真正是躉夠有俸！

阮躉躉仔卜等阿爸踏著機會，毋過收稅金的人無遐躉，毋肯等。有一工真熱的中晝時，阮兜來一个生分人，來夠地真無客氣，椅仔舉咧就坐佇客廳毋肯走，講話的口氣有夠歹，阮攏聽無，雖然講迄時陣我已經讀冊矣，毋過，阮小學的老師講課嘛是攏用台語，迄个生分人講話閣是外省仔腔有夠重，所以阮兜的囡仔無人聽有伊塊講啥，尾仔，佳哉拄好厝邊有一位親情的朋友，會曉外省仔話，翻譯予阮聽阮則知.....原來，伊講是稽徵單位派來卜收稅金的人，阮兜欠傷濟稅金啊，若閣毋納，伊就卜封厝.....迄个生分人擱真久，伊講加減納一寡，無伊無卜走。

阮厝迄陣卜那有錢通納稅金咧，阿母看伊毋走，就去揣庄內一位表叔借錢，表叔知影阮阿爸無佇厝，想講是啥代誌，綴阮阿母來阮厝，則幫阮繳掉部份的稅金。因為稅金繳無完，生分人嘛是卜查封阮的物件。實在講，伊卜查封阮兜的物件嘛真為難，因為阮兜根本就無啥物值錢的物件通予封。伊就查封房間底阮阿母的嫁妝迄座衫仔櫥、客廳一台舊鐵馬仔，佻豬欄內抑未大隻的豬仔囡。阮本來想講豬仔敢卜恬恬仔予伊搭封條，啊，伊嘛是無膽毋敢落去豬欄內底，甲封條搭佇豬欄的壁頂懸爾爾，閣去灶跤翻阮桌頂的桌勘（khàm），桌頂一盤菜脯（毋是菜脯卵哦~）、一碗薤菜湯佻一鍋（ue）蕃薯簽飯.....伊嘛是甲封條搭灶跤的壁頂頭。錢提咧，講伊會閣來收另外未繳了的稅金，叫阮阿母愛先僱予好.....。生分人走了後，阮阿母參大姊兩個人拈咧哭，阮嘛誠驚，毋過毋敢哭，平時仔阮若哭，阿母總是甲我拈倚身軀邊

攬稠稠講：「僥倖仔！毋通哭……」，即馬連阿母都咧哭，阮的心是卜倚對佗位去咧？

迄工尾暗仔，我閣坐佇曝粟仔埋的塗跤，毋過，我無心情看人耍，手提一支柴仔枝，甲微笑的厝仔畫予深，想講阿爸敢會知影阮驚惶的心情，敢會使莫去踏「機會」，趕緊轉來厝裡，阿母就袂逐工憂頭結面，阮就袂據在人欺負！迄陣的通訊無發達，阮阿爸是真久了後則知影即層代誌。

借錢予阮繳稅金迄位表叔定定載菜去大菜市賣，有一工伊去麵擔仔食麵，撞著頂工來阮兜討稅金迄咧外省人，聽麵擔頭家娘講，迄咧外省人是專門拿請去甲人摧收稅金的，庄跤人聽無外省話，會驚，攏嘛真緊想辦法就甲稅金繳了矣……。表叔唯菜市仔轉來塊講拿聽，唉！實在有夠無天良，欺負聽無外省話的庄跤人。

三、四十年過去矣，迄幾張搭佇壁頂黃黃的封條，猶閣定定佇我夢中揚揚飛……，看著前輩寫的即首「溪邊田」，我知影早當時，比阮卡閣卡艱苦的做穡人滿滿是……。我嘛知影，咱愛學的，毋且是目屎拭拭咧，頭瞻起重頭來的認命骨氣；佇拄著一擺閣一擺的風雨，更加愛學著安怎參大自然和平相處，共生共活。風颳絕對毋是特工卜欺負咱，自古以來，台灣即个所在，一向是風颳出世到消失愛行過的線路。想真，咱佻風颳，是誰卡早來的！

溪邊田

□洪繻

流沙澌澌雲漠漠，朝爲青田暮爲壑。
海外滄桑倏變遷，溪居莫道回家樂。
昨朝來時看綠禾，今日來時看素波。
老農負犁何處去，田在溪中萬頃多。
溪邊家家學耕作，春刈秋收歲歲過。
農夫最愛千年業，安得天上枯黃河。
溪頭未歸村犬吠，家中早已到催科。
老農聞之長嘆息，欲罷不能行不得。
晚漲三篙流潺潺，仰視蒼天無日色。